工人日报

英雄赞歌

# 石油工人王进喜的六段华彩人生

## ——电影文学剧本《铁人》精粹选登

[作者] 刘 恒

### [壹]

### 渴 望

[地点]：松辽平原

[铁人语录]：老子现在就想开钻……

两匹马跑过了头儿，在雪地里划了个巨大的圆弧拐回来，绕着一根松木标牌转圈，扬蹄嘶鸣。

宋指挥和王进喜相继下马，后者抢先奔向那块牌子，拍掉白茬儿木上的积雪，“萨——55井位”的字迹露了出来。

宋指挥扔给王进喜一支烟，彼此对好了火，像欣赏美女一样盯着那根木头，大口大口地吸起来，半天没说话。

积雪之下似乎有液体和气体在剧烈拱动，地层深处恍然传来沉闷的隆隆声——大地静得连一丝风都没有。

王进喜：老子现在就想开钻……

宋指挥（打趣）：拿什么钻？拿手指头？

王进喜：往这儿焊个钻头，我拿脑门子给你钻！

俩人嗤嗤笑。王进喜捡了根枯树枝子，一边迈着大步丈量，一边在雪地上划出井座、柴油机房、泥浆池……的方位和边线。宋指挥跟在他后面，用鞋尖儿帮着划。

王进喜：宋指挥，我求你个事。

宋指挥：你一龇牙就没好事……说吧。

王进喜：等设备到了，你得给我配一台吊车。

宋指挥：配不了。

王进喜眯缝着眼睛逼视对方。

宋指挥：咱们都是玉门过来的，我不能向着你。

王进喜：老宋，你拍拍良心……四十吨铁家伙！

宋指挥：家伙儿不够用，你们可以缓一缓再上。

王进喜：去球吧！都这节骨眼儿了，有也上没也上，脱了裤子也得上！我拿脑门子拱也能把井架拱起来……一泡尿还能憋死我？

宋指挥：……统共五台吊车，得留在火车站……一下子涌来好几万人，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……人跟人凑到一块儿整天比！好也比赖也比，比了这个比那个……

王进喜：戏文里怎么说的？财主跟财主比钱，举人跟举人比乌纱，娘们儿跟娘们儿比小脚儿……

宋指挥：你跟人比什么？

王进喜：给地球戳洞洞，还能比什么？

宋指挥（笑）：比谁的脑门子硬？

王进喜：比谁戳得猛戳得直，比谁油浆子喷得快……

两个人嘻嘻哈哈地斗嘴，以生动的方式探讨着枯燥而严肃的事情，像亲哥儿俩聊家常一样。

俩人后面说的话几乎听不清了——井场平坦的雪地上，里面的人和马显得很渺小。

### [贰]

### 雄 心

[地点]：井场

[铁人语录]：石油汉子一声吼啊！地球也要抖三抖啊！

众人正在用人力把数吨重的泥浆泵拖上井座，号子声整齐而生猛。

白雪被践踏得泥泞不堪，一条凌乱的黑色运输线伸向远方，有卡车像甲虫一样蠕动。

孙明元（钻工，近20岁）：北风吹呀！

众工人：哎嘿！

孙明元：透心儿凉啊！

众工人：哎嘿！

孙明元：出大汗呐！

众工人：哎嘿！

孙明元：暖心肠啊！

众工人：哎嘿……

王进喜领着人用几根大绳在上面拽，陈永来（指导员，30多岁）和其他人在下面用撬杠抬，孙明元像小猴子一样上蹿下跳，嗓子都喊哑了。

寒风里聚了一些看热闹的老百姓，都袖着手发呆，完全被这些凶猛的人给惊住了。

泥浆泵沿着套管搭的滑轨缓缓移动，几根大绳绷得笔直，其中一根不易觉察地断了一股线，紧接着一股接一股断裂。

王进喜（大吼）：不好！稳住！稳住！

大绳彻底断开，泥浆泵猛然下滑，底下的人撑不住了。王进喜从两米多高的井座上跳下来，抄起一根撬杠插在泥浆泵的底部，用身体死死顶住它。

所有人都被沉重的压力弄得龇牙咧嘴，眼珠子快要爆出来了。刘文瑞（泥浆工，20岁）的脸正对着王进喜，紧紧咬住嘴唇，眼神儿中流露了一丝恐惧。

王进喜：挺起来！没长脊梁骨啊？都给老子挺起来！

刘文瑞奋力挺直了身子。局面危在旦夕。井座上的人迅速拴好大绳，又有几根撬杠插进肢体组成的支架，局面稍许稳定了一些。

孙明元：预备……北风吹……

王进喜：停！小豹子打鸣儿，你还赶不上个小鸡子……听我的！都把腰板儿挺起来，憋足了气把它吼到天上去……预备！！！

干的人和看的人都屏住了呼吸。

王进喜：石——油——汉——子！

众工人：呦——嘿！

王进喜：一——声——吼——啊！

众工人：呦——嘿！

王进喜：地——球——也——要！

众工人：呦——嘿！

王进喜：抖——三——抖——啊！

众工人：呦——嘿！

几个看热闹的农民后生冲上去，跟搏命的工人们一块儿吼叫起来。

王进喜：石——油——汉——子！

众工人：呦——嘿！

王进喜：脾——气——大——呀！

众工人：呦——嘿！

王进喜：老——天——捣——蛋！

众工人：呦——嘿！

王进喜：咱——不——怕——呀！

众工人：…………

泥浆泵在众人的头顶升起并缓缓就位，嘶哑的吼叫声回荡在井场。

### [叁]

### 激 情

[地点]：万人广场

[铁人语录]：宁肯少活二十年，拼死拼活也要拿下大油田！

人山人海，旌旗如潮。主席台高大而简陋，牌楼上的彩旗、纸花和标语五彩缤纷，衬托着“石油大会战誓师大会”的横幅。各路人马彼此拉歌儿，转业军人的队伍气势如虹，高唱“向前向前向前……”

歌罢，吼声四起。

众军人：玉门的！来一个！玉门的！来一个！

井队的人起哄，把郑万堂（司钻，20多岁）推了出来。

郑万堂（紧张）：唱……唱什么？

众工人：你唱什么我们唱什么！

郑万堂：……小二黑结婚行不？

孙明元：万堂你个大棒槌！学两声儿狗叫算了……

会场一片哄笑。

陈永来：别耽误了，随便起个头儿吧！

郑万堂突然镇静下来，清了清嗓子，出人意料地高声叫了一板。他吼出了头一句，工友们三三两两跟着唱，很快便有无数西北人加入进来，吼成了一片。

郑万堂找了块石头猛砸木头旗杆，咚咚地连伴奏带打拍子，唱的是三国戏目——猛张飞横枪立马，喝断了当阳桥了！听众们起初莫名其妙，进而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喝彩声。

……

王进喜小心翼翼地走向讲台，生怕踩碎了玻璃似的。外人看不出那只伤脚的破绽，他在利用脚后跟儿欺瞒众人的眼睛。

主席台上的人都在朝王进喜鼓掌微笑，其中，有余部长和康总指挥。他却目不斜视地盯着那个麦克风，走近之后立即抓住它，用底座把讲话稿压住。

掌声渐渐平息，王进喜的汗却再一次冒出来了。

王进喜：……伟大的工人阶级，是任何困难也压不……垮？垮的！为了建设……富富强的国家，我们石油工人下定决心，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……没有条件创创造条件也要也要上！

掌声四起。井队的人交头接耳。

郑万堂：师傅怎么啦？

穆国良（技术员，25岁）：他怕念错了字。

刘文瑞：还好……

郑万堂：就你们认识字！

孙明元：肚子疼？他一定是肚子疼！

陈永来朝大家挥手，示意闭嘴。王进喜梗着脖子，整个人僵得像个树根，不停地擦脸擦脖子，把手上的汗频频往屁股上抹。

王进喜：……国家的困难，就是我们的困难！人民的需要，就是我们的需需需要……

余部长（画外音）：王铁人！

会场鸦雀无声。王进喜转过身来，满头大汗，像水洗过一样，令所有人感到诧异。余部长的断臂很显眼，朝王进喜豪爽地笑着，想缓解对方的紧张情绪。

余部长：你搞什么名堂？嘴巴讲话，腿肚子哆嗦！

王进喜：余部长，我念不惯稿子……

余部长：念不惯扔了它！你是铁人，舌头是榔头，吐个字就是钉个钉子……敞开了砸你的吧！

众人大笑。康总指挥挟着烟卷，朝王进喜招手。

康指挥：王队长，你过来一下……放松！

康总指挥认为，红绸带勒得太紧影响呼吸，替他重新系了一番。王进喜长长地呼了口气，转瞬之间就不紧张了。

王进喜（悄声）：康总指挥……还是憋得慌。

康指挥：嗯？

王进喜：……把您的烟给我抽两口？

康总指挥笑笑，把烟卷递过来。王进喜猛吸了几口，准备还回去，见对方摆手，就转身回到麦克风跟前去了。

王进喜：……同志们……念稿子真累，出汗了！我觉着……比他妈打井还累！

台上台下一片笑声。

王进喜：……稿子不念了，剩两句话卡在嗓子眼儿，我得把它抠出来！我跟人发过誓，五天打一口井……他们说萨尔图为什么风大？都是这家伙给吹的，吹牛皮吹漏了！

王进喜一边儿抽烟，一边儿东拉西扯地聊了起来。听众们起初不太适应，但是很快就释然了。

王进喜：现在井打完了，五天零四个小时！萨尔图风大，老子顺风跑得快……是个第一的速度吧？还有人说……没有吊车拿自己的脊梁骨当吊车，你王进喜就是个二百五，你小子傻呀？不知道胳膊腿儿是肉长的呀？

会场里开始还有人笑，此时完全安静了。红绸带松松垮垮，王进喜嫌它碍事，扯下来放在台面上。

王进喜：我还真是个傻瓜！50年冬天，石油师的军医给检查身体，用听诊器冰我肋骨……我跟人家叫唤，漏电了你电着我啦！

笑声四起。王进喜嘬了嘬烟屁股，把它甩掉。

王进喜：……都检查完了，军医跟我说你贫血！我解放前就进了玉门矿，吃不饱饭，一直觉着头晕是饿的……从来不知道人还有个贫血的病！去年我上北京，看见汽车驮了个煤气包在路上跑，我就蹲下来走不动了……人吃不饱贫血，国家吃不饱也贫血啊！伙计们……

会场气氛凝重。王进喜眼睛湿润了。

王进喜：……贫血就没有力气，没有力气就等着遭人欺负吧！一个大男人拉家带口子，浑身没力气，拿什么养家糊口？让老老少少怎么指望你？我是共产党员，共产党员是干什么的？共产党员是这个家里的孝顺儿子，是下地干活儿的壮劳力！上有老下有小，风里来雨里去……你是受苦受累的命，你就认了吧！同志们……

余部长和康总指挥带头热烈鼓掌。宋指挥站在台口下面，泪眼模糊地看着王进喜，朝空中挥舞拳头。

王进喜：我……王进喜！代表我的井队发个誓……为了让国家永远不贫血，我们自己的血已经烧热了，已经给备下了！为了让这个家里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，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……宁肯少活二十年，拼死拼活也要拿下大油田！同志们……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，拧成一股劲儿，把落后的穷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！让瞧不起我们的人欺负我们的人……统统见他妈的鬼去吧！

王进喜把红绸带用力抛出去，它像获得了生命一样，在会场上方缓慢而充分地展开。

万众欢腾。军人们和工人们忘乎所以，将王进喜连连抛向空中。王进喜在起起落落之间龇牙咧嘴，伸手够自己那只伤脚——他的疼痛和喊叫淹没在排山倒海的激情之中了。

### [肆]

### 友 爱

[地点]：荒原 大雪

[铁人语录]：饿得腿软胳膊软没关系，心软了可不行！

摩托车在风雪中高速奔驰。

王进喜裹着皮大衣，胡子、眉毛和皮帽子结满了冰霜，整个脑袋像个大冰坨儿。他胸前背后垂着几个物件，猛一看像是南瓜或西葫芦，实际上却是沉甸甸的钻头。后架子上捆着几条大小不一的布口袋，鼓鼓囊囊的不知塞了什么好东西。

……

回到营地，王进喜用肩膀顶开门口的草帘子，狼狈地钻进地窨子。他用两条胳膊挟着那些布口袋，被沉重的钻头坠得踉踉跄跄，直到连人带货扑在松木案子上才算站稳了。

光线很暗，弥漫着从灶口溢出的淡淡的烟雾。几乎所有人都躺在大通铺上，似睡非睡，钻头砸中案子的声音也未能惊动他们。

王进喜揭开锅盖，躲开蒸腾的热气，看见沸水中翻滚着稀疏的高粱米粒儿。他二话不说，解开一个口袋，把小半袋子高粱米倒入锅中，用大铁勺子用力搅动。

郑万堂靠着柴火垛打瞌睡，王进喜搡了搡他，见他没反应又搡了搡，对方终于吃力地把眼睛睁开了。

王进喜：万堂……你让霜给打了？

郑万堂：……饿……

王进喜：睁睁眼皮子的力气都没啦？

郑万堂：……饿……师傅……

王进喜：队长呢？

郑万堂：……上……上二队……借钻头去了。

郑万堂看见了案子上的钻头，着急站起来，却头晕站不稳，被王进喜抓住肩膀按回去了。

在大通铺深处，突然有人伤心啜泣，紧接着又有一位哭了起来。

王进喜：让我看看……这是哪个小娘们儿哼唧呢？

王进喜沿着大通铺往里走，挨个儿扒拉肩膀。他把孙明元的身子扳过来，后者落泪饮泣，此时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音。

王进喜：笨蛋！越哭越饿……

孙明元：师傅……撑不住啦！

王进喜：你给我闭嘴。

孙明元：师傅哎……

旁边一位青工涕泪交流，哭声像牲口一样响亮。

王进喜：大顺子！把鼻涕咽了，吃了鼻涕就不饿了！

大顺子：大队长……我不干了！雪停了我走人……

工人甲：老子也不干了……

工人乙：大队长！五两的定量……五两！干不动啦！

王进喜脸色难堪却没有发火，戳在炕沿儿前发呆，心疼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，嘴里嘟嘟囔囔。

王进喜：哭你们个鬼呀…… 㞞得没个人样儿了……（大声）粥好了！起来喝粥！都爬起来……我给你们带好吃的了！起来起来！起来呀……

众人缓慢地爬起来，向过道中间的松木案子聚拢。刘文瑞坐在大通铺最里边的犄角里，姿势始终未变——两臂抱紧双膝，后脑勺靠着土墙，目光注视着苫布上的大窟窿，让落进来的雪花一一化在脸上。他的表情没有痛苦，甚至没有忧伤，平静得令人不解而又不安。

王进喜一边儿忧心忡忡地给大家分发食物，一边儿小心地注视着他。

王进喜：……这是金师傅让我带给你们的馒头，哪个馋细粮馋得心慌赶紧掰一块尝尝……这是赵大娘托人带给你们的炒黄豆，都过来揣一把……饿了磨磨牙……

黄豆哗一下倒在案子上，金晃晃地四处滚动，有一些掉在草垫子里了。饥饿的人们伸手抓来捡去，像捕捉小虫子一样，地窨子里一片嘎嘣嘎嘣嚼豆子的声音。郑万堂多抓了一把，挪到刘文瑞跟前递过去，后者颤巍巍没接住，大部分都撒在草铺上了。

十几个馒头冻得硬梆梆的，大家掰不开也啃不动，又把它们放回案子上。王进喜用毛巾裹住它们，抡着个大板手垫着案板使劲儿砸，像铁匠干活儿似的。

王进喜：……你们放心！粮食断不了顿儿……哪怕家属区断了顿儿，工作区也断不了，指挥部的紧急调拨粮最晚明天下午就能运过来……小豹子！这块大的给你……你们都听我一句！饿得腿软胳膊软没关系，心软了可不行，心一软多结实的老爷们儿也撑不住……文瑞！把你的棉裤脱下来……别愣着，赶紧脱下来。

刘文瑞和众人都莫名其妙地看着王进喜。孙明元嚼着冷馒头和炒黄豆，情绪已经缓过来了。

孙明元：师傅，冷呵呵的你让人家脱棉裤干什么？

王进喜（一本正经）：我想看看他是爷们儿还是娘们儿。

沉默。郑万堂平时最迟钝，此时却扑哧一下笑喷了。

……

王进喜在松木案子跟前坐下，从裤腰里解下干粮袋子，把杂合面做的油茶倒在碗里，加了开水轻轻搅和。他一边儿喝，一边儿为郑万堂打拍子，跟着小声儿哼哼并带头鼓掌。

王进喜：万堂！你是陕西人……你给大伙儿说说，你们陕西最离不了的一样儿东西是什么？

郑万堂：……秦腔！

王进喜：好东西不算，我指的是一样儿坏东西……想想。

孙明元：米脂的婆姨最坏，害得男人睡不成觉！

众人哄笑。

郑万堂：师傅……到底是哪样儿东西？

王进喜：饥荒。听清了吗……饥荒！

众人面面相觑。王进喜收敛了笑容，扫视着每一张脸。

王进喜：我祖上是陕西，闹饥荒逃到了甘肃，好歹是个人少嘴少的地方……去年我在北京开群英会，有个老工程师跟我聊天儿，从贫油这件事扯到闹饥荒……他说咱们国家天气不好，是季……季……

刘文瑞：……季风性气候。

王进喜：对！是风不好，雨水不好也是风闹的……旱了旱死，涝了涝死，旱了涝了庄稼都活不成……老工程师学问大，他说我们管不了天我们管得了地，我们把地主的地拿过来分给没地的人！他还说……我们管不了风我们管得了自己，风好不好没关系，人好不好是比天还大的事情……你们听明白他的意思了吗？

沉默。

孙明元：……没……没听明白。

王进喜：国家闹饥荒，大伙儿也饿了肚子……你们说下一步怎么办吧？

沉默。

王进喜用手指头把碗刮干净，放在嘴里嘬了嘬，心满意足地吧嗒着嘴唇，掏出烟荷包卷大烟炮。

王进喜：上个月减粮食定量，大伙儿发牢骚……我劝你们咬咬牙忍一忍，想想红军爬雪山过草地……你们还笑话我扯远了净说废话！老工程师怎么说的？人好不好是比天还大的事情……人好是怎么个好法儿啊？

众人依旧默不作声，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。

王进喜娓娓而谈，嗓门儿比平时低多了。

王进喜：……红军长征的时候，国民党是这个（摆一个馒头），共产党是这个（摆一粒黄豆）……你们说，这个大家伙后来怎么就垮了呢？

王进喜从馒头上掰了一小块儿。

王进喜：它把这点儿给老百姓，剩个大头儿让它揣自己怀里了！你们听几出老戏文就能明白，那些垮了的朝代都是垮在这个鬼地方……（捏起黄豆）你们再看看它是怎么干的！瞧好了……

王进喜用扳手轻轻一碾，黄豆碎成了更为细小的颗粒。他用指尖沾起一小块碎屑，向大家象征性地展示。

王进喜：……别担心少了你的！大小都有你一份儿，人人都有份儿。人好不好怎么论？到节骨眼儿上，我那口吃的舍了，给你了……老工程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！爬雪山过草地也是这个意思……不说了！你们谁跟着我动弹动弹？

王进喜站起来整理衣服。众人稍愣，郑万堂先站起来，紧接着又起来几个，最后站起了一大片。刘文瑞肢体疼痛，艰难地从草铺上爬下来。

王进喜：……这一班我当司钻，换了钻头咱们开打！好好烧几堆火，把冻了的管子化开，给泥浆加温……刚才有人说雪停了走人……雪还下呢，你妥妥歇着吧。

王进喜像狗熊一样晃过人群，走出地窨子。众人呼拉拉跟了上去，一堆厚实的肩膀把门口挡严了。

### [伍]

### 勇 气

[地点]：井场

[铁人语录]：我说管用就管用……跳呀！

郑万堂手扶刹把起钻，陈永来领着人换钻杆。钻机突然发出异样的响动，压力表指针迅速升高，刹把跳跃几乎把持不住。郑万堂大惊失色，狂叫起来。

郑万堂：溢浆子了！当心！

话音未落，气体和泥浆砰一声从钻杆的衔接处喷了出来。卡瓦四周的人被掀翻在地，一个个晕头转向，失去连接的方钻杆在气流的冲击下剧烈摆动。

王进喜跟随众人冲出值班房，拄着拐杖往前窜，重重地摔倒了。他爬起来继续往前冲，冷静地扫视陷入混乱的井场。

王进喜：不要慌！他妈的……谁也不许乱跑！老陈！接方钻杆，快！把泥浆打进去！

钻台上的人抱住方钻杆，却顶不住冲力，无论如何也衔接不上。刘文瑞疯了一样从王进喜眼前跑过去。

王进喜：文瑞！备重晶石！

刘文瑞猛然站住，看着王进喜发呆。他浑身沾满了井喷物，只能看清眼白和牙齿。

王进喜（怒吼）：加配重晶石！

刘文瑞（恐惧）：……没有重晶石。

王进喜（五雷轰顶）：你说什么？

刘文瑞：料库答应送重晶石，后来……给的是水泥。

王进喜：哪个混蛋联系的？

刘文瑞：……我。

王进喜：货没送来为什么不去催！我怎么教你的？拿着榔头去敲他们的脑壳！拿着金师傅的菜刀去剁他们……给我把重晶石弄回来！

刘文瑞：我现在去打电话！

王进喜：来不及了……井塌了我宰你！

刘文瑞：我打电话找人……

王进喜：找你个■儿啊！

王进喜抬手啪一个大嘴巴，将对方打翻在地。刘文瑞在泥浆里翻身，半天直不起腰来。他依稀看见王进喜丢掉了拐杖，连滚带爬地登上了钻台的扶梯。

一切都被泥浆和油浆覆盖，几乎分不清物体和人体，更分不清谁是谁了。王进喜扎进人堆儿，死死抱住了方钻杆，竭尽全力对准了衔接处。

众人仿佛在与一头无比庞大的野兽搏斗，反复被吞进去又被吐出来，眼看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了。

方钻杆衔接完毕，压井的泥浆得以灌入井下，油气却窜出井壁继续喷射，罩住了整个井架。

王进喜：上水泥！加大泥浆比重！上水泥！

王进喜声嘶力竭地喊叫着，离开钻台时腿一软，顺着扶梯台阶滚了下去。他吃力地爬起来，一时辨不清方向，张着两条泥水淋漓的胳膊转来转去。

扛水泥的人们在王进喜眼前来回奔跑，没有人搭理他。他的耳朵眼儿被泥浆堵住，几乎听不见井喷轰鸣的声音了。金宝奎（炊事员，50多岁）扛着一袋水泥，停下来朝他喊叫。一开始他听不清，突然之间震耳欲聋。

金宝奎：……顶不住别死顶！井塌了就塌了，你和你的人不能陷下去！

王进喜呆然无语，等对方离开了才浑身一激灵。他忘记了伤脚的疼痛，一瘸一拐地大步行进，脸上带着蔑视一切的表情，朝惊惶失措的人们大声说笑。

王进喜：你们尿裤子了吧？小豹子！你怕什么？硬起来！都给我硬起来！谁是软蛋我剁了谁！你们不要怕……井塌不了！井塌了我跟它一块儿塌下去，我宰了阎王爷再背着井架爬回来……万堂！咬咬牙！井架子不倒你就别倒……

郑万堂：我死也死在刹把上！师傅你放心……

陈永来扑到钻台栏杆上面，吼声嘶哑而绝望。

陈永来：老铁！泵有问题！泥浆压力上不来！！

王进喜一愣，扭头奔向了泥浆池。牛皮纸袋子被铁锹一一戳裂，水泥坨子漂在池中散不开。刘文瑞和一些人用锹和棍子拼命搅动，效果甚微。

王进喜绕着泥浆池奔走，穆国良紧紧跟在后面。

穆国良：……泵没有问题！一定是水泥的问题！水泥比重太大，而且太容易凝固……

王进喜：加大进水量……把水泥粉打散！

穆国良：没有搅拌器，水泥打散了会迅速沉淀……

王进喜在抽吸泥浆的铁管子跟前站住了。他夺过一把铁锹，往设备的水下部分戳了戳，顿时有所醒悟，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。

穆国良：队长！队长……你……

王进喜：莲蓬头堵了……

王进喜用铁锹吃力地清理堵塞的进水口，半张脸不得不埋在泥浆中。他扭头注视钻台，陈永来像泥雕一样举着胳膊，用翘起的大拇指向他示意，泥浆压力上去了。

王进喜情绪高昂，甩了碍事的铁锹，手脚并用地在泥浆池中搅拌起来，像个戏水的老顽童，掀起阵阵泥浪。众人都被他匪夷所思的举动惊呆了，半天没有反应。

王进喜：搅拌器性能不错！再下来几个有种儿的……还愣着干什么？我说管用就管用……跳呀！

穆国良、金宝奎、刘文瑞……近十个工人陆续跳入池中，模拟王进喜的动作搅动起来，看上去像笨拙而怪异的部落舞蹈。刘文瑞呛了一口泥浆，靠着池壁剧烈咳嗽。

王进喜：浆子里有火碱……上去漱漱嘴！

王进喜抱住刘文瑞的腰，想把他推上池沿儿，遭到对方异乎寻常的反抗，像跟谁赌气似的。

王进喜：当心舌头烧脱了皮！

刘文瑞：放开我！

刘文瑞猛然挣脱，在泥浆中发狂地搅动双臂，再一次被呛住了。他抱住抽水管以免跌倒，咳嗽得浑身颤抖，眼泪夺眶而出，与泥水淌在一起。

王进喜歉疚地看着他，决定不再打扰，继续有条不紊地充当肉体搅拌器，让泥浆在肢体四周回旋，荡起一层层浑浊的涟漪。

### [陆]

### 伤 感

[地点]：井场 大雪

[铁人语录]：师傅最器重的是你呀！

狂风暴雪，钻台上下一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。郑万堂在交班，围着猫头和卡瓦强调着什么，不停地打着手势。王进喜站在拖拉机的拖车上，指挥众人搬运套管，已经卸了多一半儿了。

井架顶部的滑轮随着钢丝绳转动，起重设备带着方钻杆缓缓抬升，金属器件发出吱吱咯咯的声响。垂直的正下方，郑万堂正在用扳手拆卸一个水笼头，跟旁边的孙明元有说有笑。王进喜背着风点烟，用巴掌擦汗，对进度很满意。

起重设备吱吱呻吟着上升，突然，咣当一声巨响，某个部件崩解脱落，几十斤重的铁疙瘩笔直地朝郑万堂砸了下去。

孙明元（画外音）：万堂！

伴随着非人的尖叫，井座钢板发出沉闷的撞击声。王进喜打了个踉跄，差点儿从拖车上掉下来，直瞪瞪地看着钻台的方向，半天动弹不得。

……

拖拉机像东奔西突的大象，猛拐了两个S弯儿，用惯性把拖车里剩余的套管全部甩了出去。王进喜刹车之后跳出驾驶室，朝抬着伤员走来的人群扑过去。

王进喜：拿棉被去！拿棉被铺到车上……撕两条干净被子！快去……

王进喜挤进人丛，抓住了伤者的肩膀。郑万堂满头满脸都是血，半边棉袄也浸透了血，眼睛却睁得大大的，头脑很清醒。

尽管眼神儿里满是不解和惶恐，郑万堂却不想让师傅看出自己的软弱来，徒劳的掩饰令人心碎。

郑万堂：……师傅……我没事儿……

王进喜：万堂！别说话！别说话……

郑万堂：……我没事儿……师傅……您别着急……

王进喜：万堂你别说话！歇一会儿！好好歇一会儿……

王进喜一阵哽咽，咬紧了牙关，把帽子摘下来捂住徒弟的伤口。人们从地窨子里跑出来，一边走一边撕扯被子，被撕碎的白布里子像葬幡一样随风飘动。众人把布片和棉花胡乱地裹在伤者身上，将他高高地颤巍巍地举上了拖车。

……

拖拉机吐着黑烟奔驰在风雪中，可以依稀听到王进喜唱秦腔的声音，是熟悉的戏目——将军战死沙场裹尸而还了。

拖车剧烈颠簸，王进喜靠着车帮，用被子裹住郑万堂，将他紧紧地搂在怀里。孙明元等人在前面或站或跪，给师徒俩遮挡风雪。王进喜故作轻松，脸上甚至带着一丝笑容。

王进喜：万堂……把眼睛睁开！别睡觉！听师傅再唱个你最爱听的！万堂，听师傅的话，千万别睡觉……哎咦呀呀！

王进喜叫板之后，大声吼了起来。郑万堂像婴儿一样躺在师傅怀里，表情含着淡淡的愉悦，对师傅的演唱似乎非常之满足。他的嘴唇轻轻蠕动着，目光迅速黯淡下去了。白雪、白布、白棉花……一切都渗透了红色，面积越来越大。王进喜摇着徒弟的身体，唱得前仰后合。

孙明元：师傅！万堂不行啦！师傅……

王进喜停止演唱，想用手捂住徒弟涌血的伤口，却越堵越涌，越涌越多，血水灌进了自己的袖子。

王进喜：万堂！别睡！睡不得……万堂！听师傅一句，师傅最器重的是你呀！万堂！你才是师傅最器重的人呀……万堂！师傅没让你好好歇过一回……师傅对不起你呀！万堂啊我的万堂……

王进喜前所未有地悲伤，对着漫天风雪嚎啕了。拖拉机缓缓地停了下来，哭声却久久持续，像乡间哀悼独子夭亡的慈父一般。

### 电影《铁人》故事梗概

年轻的石油工人刘思成是单位的业务标兵，也是大家眼中的怪人：沉默寡言，除了发狠工作，就是像追星族一样收藏王铁人的所有宝贝。惟一的朋友赵一林也对刘思成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感到不解，认为他患上了沙漠幽闭症。

在美丽的心理医师吴夏梦的帮助下，刘思成开始尝试打开心结。原来，刘思成的父亲刘文瑞曾和王铁人并肩战斗过。铁人后辈的身份在带给刘思成无上荣誉的同时也日益困扰着他：成为周围人眼中的傻瓜、担心辜负父辈的期望，与父亲人生观的差异更让他不知所措。

与此同时，赵一林因和女友的不检行为被揭发而双双被迫离队。恼羞成怒的赵一林当众怒斥此事的惟一知情人刘思成，认为刘和他的父亲刘文瑞一样都是只知道沽名钓誉的骗子。父亲到底是和铁人战斗到底的英雄，还是如赵一林所言半路当了逃兵？伴随着刘思成的追问，时光退回到半个世纪前……

一列破旧的火车把王进喜和他的1205钻井队从甘肃玉门油田拉到了大庆。这支除却血肉之躯和钢铁意志几乎一无所有的队伍，在队长王进喜的带领下，苦干5天5夜，大庆第一口油井终于开钻。房东老大娘见王进喜连续数昼夜奋战在井架，感慨“王队长真是个铁人！”，“王铁人”的名字从此传开。

第一口油井打好之后，王进喜的腿被滚落的钻杆砸伤，他却顾不上住院，拄着拐杖缠着绷带连夜回到井队。第二口油井在即将发生井喷的危急时刻，没有重晶石粉，他当机立断用水泥代替。没有搅拌机，水泥沉在泥浆池底，王进喜便扔掉双拐，纵身跳进泥浆池，用身体搅拌泥浆。在他的带动下，工友们也纷纷跳入。经过三个多小时奋战，井喷终于被制服，保住了油井和钻机。

三年自然灾害来临，王进喜和他的队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。王进喜省出自己的口粮，甚至不惜犯政治错误，想方设法给大家填肚子。看似粗枝大叶的王进喜对爱徒“小知识分子”刘文瑞更呵护备至，还让妻子为其缝补护膝。刘文瑞最终还是偷偷踏上了返程的火车，师傅王进喜留下的那袋口粮和孤独的背影却成为刘文瑞一生的心债。

伴随着对这段历史的追忆，刘思成陪父亲度过了他最后的时光。此时传来离队的赵一林和女友在沙漠遇险的消息，刘思成毫不犹豫地只身开始他的搜救行动。恍惚间，刘思成的眼前出现了王铁人父亲一样的笑脸……